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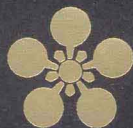
# 吉秀 豊臣

秀吉の柳

加藤 広

KATOU HIROSHI

## 祭



曹宇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丰臣秀吉

曹宇译

HIDEYOSHI NO KASE by Hiroshi Kato  
Copyright © Hiroshi Kat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Publishing,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ikkei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0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臣秀吉 / (日) 加藤广著; 曹宇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1  
ISBN 978-7-5534-2791-1

I. ①丰… II. ①加… ②曹… III. ①丰臣秀吉 (1536 ~ 1598) — 传记 IV. ①K833.135.2=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0096号

## 丰臣秀吉

---

作 者 [日]加藤广  
译 者 曹 宇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mailto: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534-2791-1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 第一章 竹中半兵卫之死

### 1

天正七年（1579年）六月上旬，羽柴秀吉的大军来到播州的平井山地区安营，着手围困三木城，却突然收到一份惊人的密报。

那是一封快信，来自京都的药师——曲直濑道三。

秀吉当时刚开完军事会议，回到房间，近乎半裸。他随手接下书信，一看之下，神情渐渐紧张，脸色苍白得连他本人都感觉到了。

“喊小一郎来！”

他颤声命令侍从石田三也（日后的石田三成）通知楼下候命的弟弟前来。

小一郎刚一跑来，就听见秀吉吼道：“小一郎，京都的竹中半兵卫消失了！官兵卫没影子了，半兵卫又消失了，这以后可怎么办才好啊！”

官兵卫就是小寺孝高。去年冬天，他前往劝降叛离织田方的荒木村重，自此没了音信。最得力的两位谋士相继消失，秀吉不禁方寸大乱，情绪冲动。

“半兵卫大人消失了？这就怪了……”小一郎不明就里，茫然望向石田和兄长，继而安抚道，“好了，大哥，先别急嘛。”

小一郎比秀吉小三岁，个头很高，虽然技艺平平，却很擅长安抚秀吉。只要看到兄长秀吉跟人争执，他便会伸手挡在双方之间，劝道：“好了，好了，大哥！”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后来，他当了兄长的家臣，自知身份有别，只有跟兄长二人独处时才会这样，避免被别的家臣瞧见这番态度。

“这种时候哪有办法不急！”

秀吉觉得他的大哥权威受损，难免有些不爽，却又不像口头上那样恼火。秀吉本就没有几个亲人，一直都特别疼爱这个弟弟。

——把信中要点告诉小一郎吧。

秀吉悄悄给石田使个眼色，同时翻身躺到地上，等待三也讲述。地板上

的凉气渗入半裸的后背和后脑勺，起初的焦躁迅速平缓。秀吉的头脑再度恢复冷静。

（还是站在半兵卫的立场上，从头考虑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的去向吧。）

从道三的信件可知，军师半兵卫自去年年末到京都养病，病情突然剧烈恶化，连走路都困难了。他独自去上厕所，结果再没出现。治疗所的助手们直到次日早晨都没见到他，这才开始寻觅。他们怀疑半兵卫带着密令去见信长公了，特意前往安土城打探，确认不是这样，登时慌了。

这帮人真耽误事！秀吉暗暗咬牙切齿。他此时最想知道的是——需要绝对静养的半兵卫何以深夜离去？他要去哪里？

不管怎样，肯定有人陪同、领路。那会是谁呢？

小一郎听完三也的说明，大概猜到了兄长的想法，脱口说道：“我觉得他不会被绑架……”

“那自然不会。想想半兵卫那小子的病情，只怕他是觉得活不久了，索性离开京都。深夜里警卫松懈，道三也不在，他就跑了……你觉得呢？”

小一郎狠命点头道：“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也这么想？那你说他会去哪里呢？你站在半兵卫的角度推测一下。”

秀吉想借此检测弟弟的分析能力。如果官兵卫和半兵卫都离开身边，以后就只能和这个弟弟商谈大事了。

小一郎登时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恢复出部下的神态，答道：“我说的全是个人想法……”

秀吉摸摸下颌的稀松胡须，说道：“无妨。”

“我觉得竹中大人会去两个地方。其中之一是他掌管的菩提山城，毕竟他儿子在那儿；否则就是这里——三木城。”

“推断得不错。那你说到底会是哪里呢？”

“从半兵卫的性格考虑，我想他不会去菩提山。”

秀吉追问道：“理由呢？”

“他是个重情义的人，跟亲情相比，他更看重和我们羽柴家的情义。所以，他十有八九会来三木。”

小一郎明确说完他的看法之后，秀吉的情绪稍稍见好。

“说得好，小一郎。咱们想的一样。”

小一郎却有些担忧，又道：“真来这里的话，他身体行不行呢……”

“是啊，这是个大问题。”

秀吉的思绪突然飘到平井山顶瞭望塔附近的亭子上。

三木城西南方有个六张榻榻米大的茅草亭，可从地势上鸟瞰城内。那里有两把竹凳，一把是秀吉的，另一把则备给军师竹中半兵卫。秀吉想起今早去那里环顾时，那把无主之凳显得异常寂寥。而且，今早从山顶一角升起的雾看上去是暗红色。昨晚，山顶一带曾下过阵雨，那雾气可能是由此产生，而那令人厌恶的血色则是这半年为了建造主阵地而挖掘出的红土在阳光作用下形成的。这些道理，秀吉都懂，然而……

大概三十分钟之后，秀吉突然召开了军事会议。

他回到楼下的会议厅，适才的悲痛哀叹荡然无存。他恢复了统帅的威武，用充满自信的洪亮嗓门对全军宣布道：“刚才接报，竹中半兵卫军师拖着病体，从京都赶来激励我们，可惜途中失去了联系。你们要悄悄建立联络网，陆路从西国大路到京都街道；海路就从堺港涵盖濑户内海沿岸！哪里都不要漏掉，大家都去迎接他吧，好不好？一旦见到了他，立刻回来通报。我会第一时间去迎接他。”

秀吉是真的想去迎接他。

（他一定是有事情放心不下，所以硬撑来跟我会面……）

万一半兵卫中途力竭，无法谋面，秀吉将饮恨千秋。

那个时候，半兵卫刚刚从伏见坐船来到大坂天满地区。

正如秀吉推测的那样，他有人随行。他们从天满弄到船只出海，避开了秀吉军反复搜查的堺港。秀吉通知全军迎候半兵卫的当晚，半兵卫悄然踏上了偏僻的兵库渔村。他唯恐被秀吉赶回京都养病，直到次日早晨跟三木城近在咫尺，才派人通报秀吉。

“真不愧是半兵卫，神出鬼没。如此说来，他的病情应该不太重了。”

秀吉和小一郎爽朗地笑了，可惜这笑声没持续太久。他们详细打听之后，得知半兵卫途中无法坚持坐轿，只能躺在门板上，让人抬着赶往这里。秀吉面色苍白，忙派十几个侍从带去毛毡和华盖。肺病是不允许阳光直射的。用华盖遮住门板两侧，便可以避免病人被阳光直射。

他们焦急等待了两小时有余，总算有瞭望塔上的人前来报告了。

“看到竹中大人的队伍了！就在三木大道前，离这里有三百间距离。”

秀吉不顾部下阻拦，纵马冲下大道。他无法原地等候。

他看到竹中的队伍，大吃一惊。队伍总共二十几人，都不是半兵卫的手下，而是甲贺地区的忍者。真不知半兵卫是何时、何地、怎样将他们召集来的。

离队伍还有五间远时，秀吉便翻身下马，徒步靠近。甲贺忍者看见了他，纷纷闪身到大路两边，恭敬地单腿跪下，迎候秀吉。秀吉微微颌首，强抑激动，从门板两边的华盖处探进脑袋，问道：“身体如何呀，半兵卫……”

他本想笑着搭话，但一看到华盖中的情形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才刚刚半年，半兵卫竟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幽灵，气息奄奄地躺在那里。

“你为何不好好在京都养病！”

秀吉的抱怨变成了怒火，忍不住提高嗓门。半兵卫睁开细长、无力的眼睛，用蚊子哼的声音嘟囔起来。

“一眼……我想看大人一眼。有事想对您说，才溜了出来。全是我擅作主张。这个三木城，才是我该死的地方。”

半兵卫拼命想坐起来，秀吉赶忙拦住，只觉得眼角一热。

“死？别说蠢话。如果你死了，我秀吉以后该依靠谁啊！”

秀吉握着竹中半兵卫那犹如干枯藤蔓的细手，无法自控，号啕大哭。

当晚，秀吉在自己的屋里给半兵卫准备了床。

秀吉让侍女用热水给半兵卫擦拭身体，让他服下随身携带的煎药，又强行撬开他的嘴巴灌了几口稀粥。之后，半兵卫发出轻微的鼾声，打起盹来。夜半时分，他的体温再度升高。他总是剧烈咳嗽，兴许是浓痰堵住了喉咙，每次睁开眼便痛苦地歪着脸，将浓痰吐进侍女递来的痰盂。痰盂中鲜血四溅。

半兵卫每次吐完痰，都会用虚空的眼神环顾四周，好不容易看见秀吉之后，便又微微垂下脑袋，再次倒在床上，一整夜翻来覆去。秀吉坐在他枕边，目不转睛，整晚看着半兵卫那判若两人的面庞。

偶尔打盹，总是做到同样的梦——扒开山中草丛朝上跑，回头看到磨蹭的随从，勃然大怒。

（快点，快点！雾大了，可要迷路的！）

他总是梦见自己为了寻找隐居的半兵卫，在山中奔走。

永禄九年（1566年），织田信长挥军攻向美浓地区。

信长仔细分析形势，认定这一战的关键是策反斋藤家的军师——竹中半兵卫。无奈半兵卫对他的策反根本理都不理。几番游说之后，某次会谈中，半兵卫突然嘟囔道：“信长公懂不懂逆取顺守啊？”那样子似乎是说：倘若他懂，我就归顺。

遗憾的是，信长的使者们都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只得如实向信长报告，信长同样不解其意，而且他那时早就成了一位高傲的霸王，根本不容许别人说出他不懂的词。

“自作聪明的家伙！不要再和他会面了！”

信长随口丢出这一句话，从此不再派人联系半兵卫。只有藤吉郎（秀吉当时的名字）没忘却这词。藤吉郎不懂汉字，更不懂得意思，但是他不耻下问，第一时间将半兵卫说的词硬记下来，托人询问有学识的高僧，总算弄懂了其中含义。

逆取顺守。这出自《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师庞统之口——夺取天下时，不妨违背道义；而获得天下后则要遵循道义来治理国家。

（明白了，这正是信长公夺取天下时最需要的策略。半兵卫真是高明，只有他才足以弥补我谋略的不足。他一定是值得深谈的军师！）

藤吉郎非常想得到半兵卫。

四年之后的元龟元年（1570年）——

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当年四月，信长率军攻打朝仓家，却被妹夫浅井长政从背后偷袭，大败而归，暂时蛰居京都。藤吉郎利用这战火平息的日子，带上小一郎和前野小右卫门，沿能登小道悄悄进山寻访“镰羽长亭轩”——竹中半兵卫的寓所。半兵卫当时身体不好，所以闭门隐居，不喜欢被人打扰。然而，他一听说藤吉郎来了，便欣然开门迎接。

半兵卫和藤吉郎密谈之际，小一郎等人皆在外等候。两人的话题从织田家的京都菩提寺阿弥陀寺和该寺住持清玉上人的药草开始。

“我病体缠身，到处寻访药材，前往京都，突然听到有人谈论阿弥陀寺。”

半兵卫开口讲述，瘦削的脸颊上犹如少年一般飘起绯红。



阿弥陀寺是永禄年间竣工的织田家菩提寺，当时得到了信长的资金支持。这个新寺院规模宏大，占地八町，下辖十三分院。然而，京都有的是名寺古刹，只凭寺庙的大小，无法引人注目。它会被京都的民众津津乐道，皆因其开山鼻祖清玉上人的人品和寺内的一大片药草园。寺僧常常将那些药草无偿赠给穷苦百姓。

半兵卫说到这里，笑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老弱病残一大早便到门口排队等待。”

“真的呀，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呢。”

藤吉郎拍拍脸颊，显得遗憾。他整日忙于征战，没见过新落成的阿弥陀寺。

“我等了大概半小时，总算得到了药草。您瞧，就是这些。”

半兵卫喜滋滋地打开了手中的草药袋。阴干的橘皮、陈皮、甘草和桔梗根被切成薄片，分装在各个小袋里面。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收钱，我只好强烈抗议，说我毕竟是个武士，无法接受嗟来之食。哈哈哈，其实呀，我是想借此见见传闻中的清玉上人。”

藤吉郎立刻问道：“这样啊，那你见到没有？”

“他们说上人事务繁忙，无法相见，无奈我软磨硬泡，总算获准，只是有个条件——见面前要暂时交出佩刀。他们说上人讨厌看见刀。我欣然从命……”

“对武士够严厉的。”

“不过，和他相见的地方既不是佛殿、法堂，也不是方丈室，而是离大殿三町远的药草园。烈日炎炎下，上人一副平民打扮，头顶草编斗笠，身上穿的则是破烂不堪的田埂衣。”

藤吉郎挠着脑袋，问道：“田埂衣？那是什么衣服啊？”

“就是把无法使用的破布条缝缀一下，看上去犹如田间小路。我曾听说，有志佛途之人都会遵从释迦牟尼的教诲，连一根破布条都要爱惜，近来却看不到身穿田埂衣的僧人了。这年头，僧人都堕落了，身披金银线织的袈裟，靠不同的颜色来炫耀僧位差异。”半兵卫微微一笑，又道，“清玉上人见我致礼，便摘下斗笠谦恭回礼。他像老百姓一样面色黝黑，边和我说话边亲手采摘忍冬花。他很礼貌地告诉我，天皇偶染风寒，今晚前要把这些药草送进宫内，希望我原谅他的失礼。如此一来，我反倒诚惶诚恐。我们就在药

草园中站着说话。他细细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教给我如何保养，又给了好些药草。我再次提及药钱，他付之一笑——药草乃佛祖所赐，收钱便如同窃贼，难道你想让我当那种人？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申诉了理由——我毕竟是个武士，而且是跟织田家敌对的美浓方面的家臣，倘若从和织田家有密切联系的阿弥陀寺免费获得药草，心里会不舒服的。”

“哎？你竟然这样说？”

藤吉郎用手中的扇子不停拍打胸口，惊叹道。

“清玉上人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突然指着天空，说道：‘您看看天！不管敌我，都同样接受阳光普照，是不是？这些药草就是这阳光所赐。虽然是织田家的寺庙，但区分敌我毕竟有违天道。’我理屈词穷，觉得灵魂都被他吸走啦。”

“哎？灵魂被清玉上人吸走了？！”

这个男子的用词，何等让人震撼。

藤吉郎觉得竹中半兵卫比想象中更要能言善辩，讲话很有说服力。

——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留在身边！

就在藤吉郎更加坚定这念头之际，半兵卫拍着膝盖，再度开口说道：

“对了，对了，想起来了……”

藤吉郎猝不及防，慌忙问道：“什、什么事？”

“清玉上人提到藤吉郎大人的名字了。”

“哎？清玉上人提到了我？他都说什么了？”

藤吉郎自知面上一红。

“‘虽然身处武士斜途，却不愿杀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说实话，在下今天之所以愿意和大人见面，就是因为清玉上人的这番话。”

藤吉郎听到这话，双手拍打起脸颊，夸张地仰面朝天。半是演戏，半是真心。

“被上人如此评价，我真是惭愧。此前，在下虽说是奉信长公之命，但毕竟杀了好些人。只怕上人对我的评价太高……说真的，我天性不爱杀人，很讨厌，很厌恶。这不是假话。”

“您切莫执着旧事。我觉得大人日后会相信上人那句话的。说实话，我半兵卫也和过去不同，现在抱有同样的心境。”

“是吧？听你这一说，我就安心了。”

两人就此敞开心扉，之后又密谈了两三次。第三次见面时，半兵卫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在下之前死活不愿接受织田大人之邀，皆因他的性格。”

他随口说出了一件可怕的事。

藤吉郎的身体不觉一缩，问道：“你也不喜欢信长公？”

半兵卫微笑道：“也？莫非有人跟在下一样怪异？”

藤吉郎再度正襟危坐，答道：“数不胜数。譬如我手下的小六（蜂须贺正胜）、小右卫门（前野长康）就很讨厌信长公，但我觉得这两人都是粗人，没有口舌之才。因此时至今日，他们还是我的随从，分享我获得的恩赏。但是半兵卫大人和他们不同。你为何讨厌信长公呢？说说理由，就我们两人知道。”

“信长公的三白眼<sup>①</sup>是霸王之眼，据说中国古时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然而他又拥有一般霸王缺乏的异常的侥幸，这个就让人挠头了。”

半兵卫当斋藤家臣时跟信长公有一面之缘。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

“侥幸？”

藤吉郎觉得这似乎不是个褒义词，忍不住重复了一下。

只听半兵卫冷冷答道：“对，跟他身份不相称的好运。就拿他打败今川义元的桶狭间山合战来说吧，当时的那场暴风雨真是意料不到。对了，对了，遇见大人你，也是他的幸运之一。”

藤吉郎忙摇头道：“半兵卫大人，你过誉了。”

“没过誉呀。两个月前，信长公被浅井背叛，从敦贺金崎惨败而归。当时若没您殿后，只怕他早就命归黄泉啦。”

“这……这个就别提了。”

藤吉郎觉得这问题太微妙了，唯有苦笑以对。

“您别谦虚。而且，他最近又添了颗幸运星。”

“哪位？”

“明智光秀大人。”

藤吉郎登时愣住。半兵卫说对了。明智光秀是永禄末期才来到信长手下的，负责和幕府将军足利义昭之间的联系。信长对此人评价甚高，一上来就

<sup>①</sup> 瞳仁很靠上或很靠下，导致有三面的眼白显得比剩下那一面多。

给了五百贯俸禄——折合两千五百石谷物。到了藤吉郎和半兵卫谈话那年，光秀的俸禄更是大大超出了藤吉郎。光秀的学识、口才，尤其是那一看就知道出身高贵的容貌，都让藤吉郎望尘莫及。他目前正设法让朝廷出面帮信长跟朝仓、浅井和谈，估计又要立功了。

“你说得对，半兵卫大人！”藤吉郎突然趴了下来，恳求道，“我不想输给光秀，您肯帮助才疏学浅的藤吉郎吗？”

“您是否打算跟明智大人较劲，以求在织田阵营中更加出人头地呢？”

“确实有这方面因素，但这不是全部！我有我的想法……”

“哎呀，有想法？该不会想从那个霸王的手下谋反吧？哈哈哈，玩笑话。”

半兵卫微微一笑，随口讲出一句极度危险的话。

藤吉郎浑身颤抖，慌忙说道：“我才不会谋反！我藤吉郎不会忘却信长公的恩惠，断然不会谋反……”

半兵卫无动于衷，又道：“那好，您来见我，不是要出人头地，又没打算谋反——那就是另有来意。”

“是的。”

“有意思。如果您的想法对路子，我半兵卫保证不侍奉信长公，但一定侍奉大人您。”

这次轮到半兵卫伏地行礼了。

藤吉郎惊喜交加，立刻说道：“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藤吉郎的想法不是别的，就是要救平民于水火，让天皇安心。我给信长公当牛做马，等到天下一统，就要向他谏言，希望他将这国家恢复成往昔以天皇为中心的太平盛世。我就这一个念头。”

“天皇？哎呀，这真是我没想到的。藤吉郎大人喜欢京都的天皇？”

半兵卫呆望着藤吉郎。从表情就知道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学识浅薄的小矮个男人会说出上述那一番话来。

“是的，我非常非常尊敬天皇。”

“那又是何故呢？”

“有两个缘故。其一是，我国的天皇是不可思议的。”

“啊？”半兵卫一时不明就里，“天皇是不可思议的？”

“难道不是？我听说中国和天竺的皇帝都是靠武力支撑的权势者，根本不挂念老百姓的事情。我国的天皇生活简朴，却总是为草民的幸福向神灵

祈祷。最近，何止简朴，完全是破落，连衣食都不足……真让我们诚惶诚恐。”

“另一个缘故呢？”

“恐怕是先祖的血脉让我喜欢天皇吧。”

“木下大人先祖的血脉？此话怎讲？”

“你想知道我出生的秘密？”

“如果我要侍奉木下大人，自然就要知道您一切的事。”

“那我就告诉您吧，您千万别告诉别人。”

“当然，我以武士的荣誉担保。”

半兵卫点点头，行了个注目礼。

“好，那我就说了！我自称平民出身，其实是丹波地区的山民。根据我们部族的传说，先祖是可上溯到藤原氏的高贵家族。我们的祖先本来是侍奉天皇的，后来因故逃到山中。因此，我相信平定乱世，让天皇安心，是先祖血脉带来的宿命。如果在织田阵营中说这样的话，必被耻笑，但半兵卫大人或许能理解吧……”

半兵卫沉思良久，直似睡去。突然，他双目一睁，点了点头。

“我理解。听您一言，我觉得眼下尚未到我舍弃凡间、闭门隐居的日子。岂可对天下纷争坐视不管呀！为了给黎民百姓创造太平世界，我愿意陪您经历地狱之苦。我跟随您！”

半兵卫决定带病跟随藤吉郎了。他没有直接当藤吉郎的家臣，而是以信长寄骑<sup>①</sup>的身份“暂时”来到藤吉郎手下。藤吉郎当然曾再三恳求信长，无奈对方不想让“不听话”的人直接去当藤吉郎的家臣。

三年后，秀吉获得了北近江地区十二万三千石的封地。那个时候，竹中半兵卫的俸禄只有一千零五十三石，而秀吉之弟秀长（小一郎）的俸禄则是八千五百石，浅野弥兵卫尉的俸禄是三千八百石。哪怕跟蜂须贺小六的三千两百石、前野小右卫门的三千一百石相比，半兵卫的俸禄都太低了。秀吉要顾虑信长公其余寄骑的俸禄，自然不敢顾此失彼，而半兵卫对此则无任何抱怨。半兵卫所重视、自豪的事，不是战阵中立下的功名，而是——

他是秀吉的心灵之师。

---

① 由主君派到家臣手下帮忙的人。

秀吉从朦胧中醒来，立刻望向形销骨立的半兵卫。

“半兵卫，抱歉，原谅我……”

秀吉泪流满面，对着半兵卫的耳朵喃喃自语，无比悔恨。

（都怪我，让你遭了如此大的罪啊！）

“不宜让竹中半兵卫大人再操劳了。”

药师曲直濑道三曾几番警告秀吉。但是，秀吉无法让半兵卫喘息片刻。

去年三月，秀吉急需信长公派兵增援上月城，只得派半兵卫担任使者前往。从播磨西端的美作国（冈山县东北部地区）到安土城，半兵卫不知跑了几个来回。结果——

“死猴子，竟然派一个肺癆病人来博取我的同情！这种伎俩真是无耻！”

信长把秀吉狠狠损了一番，到底不忍坐视尼子一族<sup>①</sup>灭亡。

秀吉拿不准新来的小寺官兵卫是否足以说服信长，唯有派出能言善辩的半兵卫。他只对半兵卫有十足的把握。

而后，大批援兵相继从各地前来，其中六千更是信长公的嫡系部队。算上旧有的本部军，秀吉总共聚集了近四万人，哪知战火一开，这个临时性的军团根本就不听指挥。一方面，这群乌合之众当然不会卖命帮别人获得战果；另一方面，则有历史性的因素作祟。一年前的天正五年八月，织田家跟越前一向宗和上杉军交战之时，秀吉独自率部脱离了战阵，所以相关将领便利用这个机会予以报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臣，包括妒忌秀吉出人头地的佐久间（信盛）、林（秀贞）和素以“织田家北面大将”自诩的柴田胜家。尤其是胜家，一年前的战斗中，他不顾秀吉离去，悍然挑战上杉军，结果大败而归，自取其辱。据说这个胜家甚至向各地将领发出秘密指示——到了摄津之后，不要给秀吉任何援助。

一筹莫展的秀吉被迫选取下下策，眼睁睁看着尼子一族被敌方杀害，而且一度把中国地方<sup>②</sup>战线的指挥权交给信长公的嗣子信忠。秀吉平时总以

① 指尼子胜久一族，当时归秀吉统管，负责上月城守备，遭到毛利家和宇喜多家的联合进攻。

② 日本本州岛西部地区的旧称，范围上大致包括鸟取县、冈山县、岛根县、广岛县和山口县。

“织田家中最早出人头地者”沾沾自喜，这回真是空前失败。

因要营救尼子一族，半兵卫几番奔波求助，又哀痛最后的结果，以致肺病宿疾日益恶化，大量咯血。去年八月，秀吉吩咐他去小一郎的竹田城好生静养。不料两个月后的十月，荒木村重突然宣布脱离织田家。

中国地方跟荒木关系良好的就只有秀吉，所以信长公便密令他派竹中半兵卫前往劝降。

“请您拒绝！大哥，您想折腾死半兵卫吗？”

小一郎对此强烈反对。然而，秀吉无法拒绝安土城方面的命令。

半兵卫这位男子汉默默接受了秀吉的恳请，动身前往摄津的有冈地区（兵库县伊丹市）。显而易见，他们若不执行信长的安排，就要面对信长的冷笑——“想得到我的同情就拼命恳求，我有命令时却不听了？”这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事。

半兵卫的劝降无功而返。五天后，他回到竹田城，神情恍惚，整个轿子都被咳血染红。秀吉听说半兵卫回来时恰逢初冬寒雨，村重见状不忍，便将一个略带沉香味的小白包塞给了他，解释道：“这是多志（村重后妻）的怀炉，你抱着回去吧。”半兵卫感念村重的这份友情，当场泪如雨下，就此意志消沉，长久卧床。十一月底，秀吉决定把他送到曲直瀬道三的疗养所。之后，秀吉听说他身体见好，甚觉欣慰，继而终日忙着征战了。

秀吉守在半兵卫的枕边一动不动。不，是不敢乱动。接近中午时，半兵卫突然剧烈咳嗽，再度吐血，面庞通红，似乎又开始高烧。秀吉急忙唤来侍女，让她们用热水给半兵卫清洗身体，重新铺好床铺。

“让我坐起来吧。”

只有他的话音清晰如故。但是，半兵卫刚准备在新床铺上坐正，就如枯木般摇摇欲倒。

“你就躺着吧。”

“不，不行。和大家告别时，我一定要坐正。”

“我不介意的。凭我们的交情，就别拘泥了。”

“不，不行。”

双方各自说了两三回，半兵卫到底是被侍女架着正坐在了床上。他屁股上没有肉，腰骨似乎直接抵在脚上。秀吉忙让人去自己床上拿来棉被，让他

垫在腰后。

“那，我就好好听你讲。”

秀吉跟着坐正，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我想和您单独说。”

秀吉点点头，让随从和侍女退下。

屋内只剩两人后，半兵卫低低说道：“我有四个请求……”

他好不容易才维持住坐姿，昂着脸以防被痰堵住喉咙。秀吉看见半兵卫这种痛苦的样子，双眼再度湿润。

“一是犬子。”

“就是吉助，对吧？我印象里他该有七岁了，听说跟你一样聪明呢。”

秀吉拼命在脑海中搜寻记忆，努力让半兵卫高兴。

“谢谢您记得。”半兵卫那凹陷的眼睛里泪光盈盈，“我死后，望大人收回我的俸禄，不要让犬子继承。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他合拢枯瘦的双手，几近恳求。

半兵卫的俸禄低微，不值一提。纵然如此，他都不希望死后由儿子继承。

秀吉奇道：“这是何故？”

“军师只一代。犬子年幼，不知是否有军师之才。在下常说无功不受禄。军师半兵卫的儿子，不能理所当然地继承俸禄，在下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这符合半兵卫的性格，其缘由合情合理，观点鲜明。

“好，就照你说的办，但是我会给他生活费。不管你怎么说，我秀吉不会对你儿子不管不顾的。”

秀吉只觉一股热流涌到嗓间，又使劲咽了下去，冲半兵卫点点头。

“请您只要表达个心意就行了。”

半兵卫喘息着又叮嘱一句。

“我知道了，别的请求呢？”

秀吉有了种不祥的预感。若不快问，只怕就来不及了。他催促半兵卫继续说，同时竖着耳朵认真倾听。

“我的第二个请求是——不要再像上次攻打上月城那样无谓杀生。”

“好。我当时其实想了各种办法，可惜没有理会你的忠告，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我很抱歉……”



秀吉是真心道歉。

前年十二月攻打上月城时，守将赤松政范提出投降，秀吉却不予理会，不顾半兵卫的反对，将上至将士下到妇孺的八百余人悉数处决，违背了和半兵卫的约定。他们出征中国地方之前，曾相约不折损一兵一卒、不滥杀一兵一卒。那是秀吉的判断失误。他打算让尼子胜久接管上月城，所以不敢留下反对尼子一族的人。他要帮尼子一族扫清障碍。

秀吉耸了耸肩，催促道：“接下来的请求呢？”

“第三个请求，关乎日后的情报收集。”

“啊？让我听听。”

秀吉登时有些紧张，这可不能当耳旁风。

“去年，我以您的使者身份去了安土城，恳请信长公派军支援……”

“那都是你的功劳。”

“不，您错了。那是我的失败。”

半兵卫轻轻合拢双手，向秀吉致歉。

“别说傻话！”

“我根本没料到那些援军全无斗志。真对不住您。”

“不是你的错，全是柴田那家伙搞鬼！”

“不，没察觉这些问题，是我的失误。因此，以后不该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该怎样做呢？”

“要防止这种失误，就不能光在敌方设立情报网，还要在己方设立。”

“你是说在织田家内部……设立情报网？”

秀吉呆若木鸡，他从不曾有这样的念头。

“没错。织田家如此庞大，我们必须预先知道谁在哪里考虑什么事。尤其是安土城内的消息……”

“你是说……在信长公居住的安土城内……安排间谍？”

秀吉又惊又怕，脸颊不禁颤动。一旦细作被查明身份，真不知会招来信长公怎样的惩罚！

只听半兵卫继续说道：“除此，对织田一族、织田的老臣、拥有封地的将领，尤其是您的竞争对手明智大人，还有了解天皇、朝臣动向的细川藤孝大人，都要派人收集情报。”